

明書



列傳二

忠節傳一

史官論曰孔子稱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怨不怨聖人所難言也夫人生也直圓則委曲豈性所樂哉利害交於中安危交於外感慨未已而悔吝隨之故意變於初而行枉其性也若夫嚴氣正志赴蹈爲期指刃鏖以旋心沒風雨而鏖衆懷禍臨釁豈利害安危之可動其中耶而死生尤其大焉者於是乃慨然曰人臣死生之際顧不

明書卷一百一

一

重哉丁國家傾仄之運昏濁之朝或沈歎僻毒或鼎圖囑震而夷然若無預此人世之大修也若夫見理明決義不返顧以片言薄仁人之利亢章而進力足回天不惜血碧幽藏卽頻危而不死而視湯沸刀鋸如飴之甘屹然如山時而不轉使天下萬世仰之如恆岱焉不亦休乎亦有委折以濟事留身以有爲卒之時過事遷勢無如何遂曉然自於天下以見前之所以生爲後之所以死而人乃服於其驟以釋其疑設相時之所善以嚮直以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秋而曰我致死而末獲焉言明哲之保爲藏身之巧伊誰欺欺天乎縱頭血不讓頭顱苟全而其心則不

勝誅矣若君死之自死之可死而幸勿死焉而天下萬世

頌之懷然有生氣一時之生終死一時之死終生人臣僭錫不以標誠予君而斤斤於生死之名焉其品已卑况彼夷然若無預者哉如明之持初節育戰場遺燕難爭大禮罹株禍遇喪亡而能碧血殷郊原漆身洞豎牧卽截支體燼九族而不悔而甲中之變妻徇其夫子隨其父闔門雉經視死若歸真足以泣鬼神而動天地而或抗顏直諫至於流離沈滯氣壯河山如此者皆人傑也爰錄於篇以愧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而不忠節者人臣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若而人其古之求仁者歟嗚呼此皆明興來祖宗教養

明書卷一百一

二

之遺澤也平時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養士者鑒之哉養士者鑒之哉

王綱附王名善陳敬王附子神孫炎葉琛許琰王愷熊鼎附黃

胡深傳

王綱一名性常字德常温州人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綱尤善識鑒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嘉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知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綱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問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筮曰公後當名世然不克終屬下今能從吾出

遊乎綱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俗緣未斷吾固知之劉基微時常造語不忍去謂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子性在郎壑異日得志幸勿以法見累則善矣基薦綱於太祖曰王綱命世才也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如少壯上見而異之

親策治道大悅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廣東參議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民咸叩首服罪事竣歸增城遇海寇曹真鼓噪突至截舟願得為帥曲論不從叱罵之遂共擁而去賊為植坐綱日羅拜請不已綱痛罵不絕聲遂

明書卷一百一

三

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綴羊革裹屍負之而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粗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時有王名善義烏人洪武七年為高州府通判四年秋八月黨寇羅子仁劫奪府印逼召善附之名善罵賊不屈執至霞嶠新營遂遇害未幾寇平旌名善又有陳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經歷尋著劍川州事劍川都寇竊發

來攻敬率壯士禦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收其屍事聞命有司恤其喪以歸

王稔字子充烏人幼秀爽奇敏義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以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被徵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摭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禱上頌上覽頌喜歎曰吾固知浙東二儒卿與朱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

明書卷一百一

四

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禮侍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康府稔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散收廢賢士按除姦竄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日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又曰修德之要忠厚以存體寬大以致用無外法天道以順人心二者二年召修元史與朱濂為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朱信陶凱陳基趙增魯魯高啓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範傅恕王鏊傅著謝徵十六人為纂修官

開局天界寺禪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把市刺及爾既至抗言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且夕至梁王不聽節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四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遺孽自立

明書卷一百一

五

於沙漠遣使脫脫至雲南覲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春登楊氏家脫脫聞之誚責梁王不得已出禕脫脫欲降之不屈罵曰天訖汝元命實代之將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大兵且夕至屠梁矣傍有解者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殮而火之既葬莫實其處時六年十二月也年五十二雲南既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綰父死時甫十三明悟能文章鞠於伯氏綬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沒獨傑然負奇志益取

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歸曲暢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能下士聞之聘以爲客紳痛父死節蠻徽遣幣未返白其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號哭訪求不獲幾絕者數過者酒泣述滇陽勸哭記志感乃還建文皇帝卽位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會薦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殪奔鯨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兔曰掃殘虜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關陝曰闢川蜀曰散苞括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每勸著書淑來學孝孺不

明書卷一百一

六

應紳悟遂略文藝潛心道德尋上言父死節狀贈禕翰林學士謚文節明之文臣有謚自禕始正統中改謚忠文紳以建文二年卒年四十一有續志齋集二十卷行世子祿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祿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鄒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太宗念其祖死國特有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祿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通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推挾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沒每食必斥兼味揀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千百年不變
居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眾郡邑交
重之禮為鄉實分獻先聖廟稱疏得偉貌出必儼然古冠
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藥聖廟文纂金
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莊先
生孫子汝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
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如鐵陂一足持辨風生能為歌詩
時丁復夏燧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相切劘好立機括觸
紙爛然雅能飲與對引務出奇得一爽句輒浮白拍案大

明書卷一百一

七

呼拔劍起舞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茂視章句常曰孫
炎男子豈死蓬蒿下哉太祖渡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
以成大業上悅辟行省掾論事慷慨激切多合上心從征
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遷華陽知府已亥擢行省都事是
年冬處州初下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甚難治上以炎才
授處州總制聽其辟任一切不從中覆上實未嘗與一兵
但責以口舌安反側乃匹馬入城召父老諭以天命所集
宜稟教化不且為修眾皆感悅尋擇勇健者練為兵紀律
嚴明賊皆退縮時才俊士因亂多伏居山谷不肯出炎悉
為鉤至劉基章溢葉琛皆知名而基為最使者再往返不

起基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
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論基文詞膽美
基不答然已心折炎久之相見飲酒酣炎論古今成敗之
事如傾峽略無枝覆基乃深引服歎曰基自以為勝公審
今基何敢望會上來聘遂送基京師炎在郡日悉反側子
而大寇充斥日置身狼虎間無所疑憚壬寅降苗叛害將
軍耿再成炎被擒幽空室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賊觀非
本情恐留自遺患燭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
割鴈臍危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
食賊持刀睨炎炎飲酒自如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絳綺衣

明書卷一百一

八

上所賜吾當服以死何可解引枕而臥賊猶不忍伺其睡
乃害之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炎妻亦為賊擒不屈
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恃遇饑乏者解衣推食所著
詩文甚多有散佚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元季兵亂從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琛為畫策捕斬之其餘山寇竊發
者以次翦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明兵下處州琛
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清明必成大事遂來降
而又為孫炎所招致僉院胡大海以琛偕劉基送律康辛
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鄧愈守洪都祝康之亂愈服

走琛被執不屈大罵死之事聞上痛悼遣使往祭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望俾於院判取再成之祠有司歲時祀後友諒誠配享洪都功臣廟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戊戌太祖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干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宜攬收英雄此急務也上曰民塗炭子用英雄如饑渴大善之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

明書卷一百一

九

知府瑗至屬士卒修城池撫黎庶庚子漢友諒率舟師攻太平與守將花雲拒戰城陷被執罵不屈死之追贈高陽郡侯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通經術爲府吏人服其平乙未太祖渡江召至幕府爲掾參決戎事時新下京口民机桎不安遣慰撫之效建中書省進左右司都事遇事瀟綸元戎宿將咸信其言戊戌猱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遣驛至軍諭之借其渠帥來朝是年冬胡大海已戍蘭谿命與愷定議取婺降之己亥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調度有方兵食俱足有警以五丁應付

一丁攻守凡得萬餘人會常遇春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侵民愷知之悉械而捷諸市遇春使人來讓報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歎美之開化馬宣挾舊印爲亂江山楊明恃險劫掠悉討擒之部內大安出粟賑饑疫興學校士民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力調解得安往來李文忠軍中議事多用其策六月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牽制之愷謂俊曰廣信爲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師往不可乃止俊請胡大海行廣信乃潰辛丑分省於婺控浙東

明書卷一百一

十

胡大海日治軍旅以民事悉委愷時力役無藝乃核故田額數糧多者爲里正寡者副之合計約一斗役一日賤貴無苟免金華周泰義烏柳昌特挾蠹民逮至獄痛懲之自是畏避猾胥潛立道操一己田賦柄久緣爲衮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網紀肅然苗軍亂胡大海被害擁愷而出愷正色責以大義賊帥劉震欲生之其黨吳得真素陳愷曰無自貽患乃被殺并其子行及掾吏章城俱及難愷年四十六追封當塗男愷善謀能斷常白事未許卻立戶外比暮不去上出怪而問之從容諫如初上爲允行尤長史事以儒術飾案牘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情意爽豁上每語

侍臣以經濟材稱之子三長祿爲侍儀使次行同死於難
次升童後官郎中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鄉薦入試禮部以議論奇棄不
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柵結民兵自守一郡獨完漢友
諒禮致之不應鄧將軍愈下江西聞其賢邀至欲薦授官
辭上至江西召見慰勞甚至授以官又以母老固辭乃留
愈府參軍事母憂既葬徵與諸儒擬作公子書以訓貴戚
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丞錢鶴皋反松江德清震恐民逃
散鼎坐鎮之卒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饑饉中書考功博
士尋任起居注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

明書卷一百一

二

等陳樂器俾辨磬聲升對忤旨上怒欲寘升法鼎從容論
解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辨自
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上曰任此豈備治樂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
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而樂音和矣上怒
解釋升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會有自廣信還奏
郡縣官違法茶稅多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趨中書遣御史
往廉賊丞相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又不從
鼎與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
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夏

明書卷一百一

三

人日止追御史毋往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石致一
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
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上悅即詔罷
之明年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多預聞上每字稱
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
竊據之後別部僞官悍將二百人暴如虎狼出奇計盡剽
遷於江淮問民始安枕溫有邪師自號大明教飾殿堂極
麗民之無業者咸歸焉以其替俗眩世奏毀之散其衆爲
農地多倡家每朝使以事至多挾倡餽有司罷於供應鼎
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乙賊罪
事發下鞠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諡辯不已民數百
遮門爭之鼎將聽之吏曰奉詔按獄而釋知州情則得矣
知身受故出何再進進詢之辭不變歎曰法已誅罪吾敢
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諡以情聞上可其奏甯海強民
陳德仲以憾密支解黎異死冤久滯妻進牒鼎鼎覽牒疑
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冤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奏
改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早既至輒雨民曰此熊使
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人行新政上曰無如
熊鼎矣改治濟南論龍州縣貪私數十輩六郡肅清遷副

使三年拜晉王右傳治宮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遷授晉府參軍復以尚書授秦王經明年改刑部主事八年授衛經歷時朵兒只把雖降尚持兩端鼎上書萬餘言謂西涼岐甯漢唐內地不可棄朵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漸致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眾心而以真將參守之則彼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奏款曰人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涼打班驛遇朵兒只把叛兵擁之北行以大義切責兵脅之不屈遂與中使趙成

明書卷一百一

十三

等皆遇害年五十有五上感悼遣使葬之黃羊川立祠致祭恤其家時有黃政者亦死難政陽山人爲僉都御史以事謫爲桂林府吏或言其知兵習武書召還八年命往宿徐收集舊戰士卒赴遼西從征二十一年復從征雲南未幾還至普安遇夷寇與其子琬力戰而死卹典比鼎胡琛字仲淵處州龍泉人穎拔有智略涉獵經史及天官術數之書父鉅仕元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嘗對母趙談兵父聞警之曰才雖撥亂智在識主父宦游京師深年十歲往侍父使高麗歸卒奉柩南還廬墓益讀書尤工文辭元末兵亂歎曰浙水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結鄉里

自固石抹宜孫辟參軍事藉兵挾日間得數千引屯竹口時盜賊所在結聚往諭曰爾皆良民迫至此棄伐爾良民耳盜以深長者不欺遂降會韓虎等殺主帥據城無深曰城中叛者惟一二人耳請往諭之軍民見深相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若得更生敢不惟命遂以城降從征鄴陽賊青田潘惟賢聚眾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焚縣治深之師曰王毅者隱德教授乃典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毅時深在鄴陽馳歸執肆害者盡殲之移師攻遂昌賊酋出戰深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滅今來是天授我也分部諸校以正兵接戰奇

明書卷一百一

十四

兵夾擊之別遣遊兵擣伏匿比戰賊三面被擊大敗生擒八百人明兵取浙東婺衛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宜孫所守不降己亥太祖遣胡大海由問道取處州宜孫敗大軍入城徇屬邑葉琛來降遣琛招諭深遂來上素聞其名至京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善詔還處州招集舊部曲從西征上既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苗軍變殺守將已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寇竊發人情未固捕首惡誅之防禦甚周慮戍兵單弱多方招募遂得兵萬餘人曰兵足矣誇於眾曰兵少不足禦敵師眾又無以餉奈何眾對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而况於

食遂量民產勸輸粟軍興以饒請寬鹽稅二十取一商販大集以沒入田代租民甚賴之薦進士吳世昌司學校事文治大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來援議以浙東屏障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乃築城相倚祖其勢益固時李伯昇大舉入寇頭城下堅不可攻取去上聞旌其功賜名馬遂平青田方明善取平陽山偏帥復之并復瑞安侵地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感與其叔國珍議歲幣乃還師太祖卽吳王位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陽敗將阮德柔兵四萬友定惡帥銳卒來鬪深以氛惡未卽戰爲朱亮祖所迫不得

明書卷一百一

十一

已進擊之破其一柵敵悉銳鬪深數重日暮率精兵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封縉雲郡伯深智識絕倫藝術無不精曉偶儻好施予其守鄉郡凡五載取單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宋濂侍上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保障朕甚賴之北伐闕有星變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深已被害上聞痛惜之爲之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葬之友定既死上使楨齎其肉以祭

贊曰明明祖旌余祀福忠義相望芳名載馭衛命守土

捐徇弗卹慷慨就刃寄義自勵過難實首苟免無惡開代傑竭僿之冰玉

史官曰嗚呼自王綱而下皆以死事著聲成仁取義夏哉方之古烈矣以尙茲綱不受賊釋而死烈哉禕遲回欲的當以報也子孫孝義高一時不愧其祖父矣炎奇峭獨以文章能得士槩之洪都瑗之太平無負此士哉王愷饒治材而兼武略鼎雖倉卒臨難而平日表表有足過人者使胡深不死大將才也其心靡二豈不足風

于光張子明附徐傳

明書卷一百一

十二

尋徐壽輝破都昌以充爲元帥守鄱陽浮梁未幾陳友諒執壽輝光誓不肯北面友諒庚子七月光及左丞余椿等擊走友諒部將辛同知遂取饒州來歸太祖命光爲江西參政同鄧愈鎮饒州已而令光開分省於饒州與愈連營守禦尋人金陵謁上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俾伐徽州比行召還解金蓮環賜之光頓首謝曰臣被厚恩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辛丑八月從上伐漢至安慶遂攻敗破其水寨癸卯從戴彭蠡大捷遙指揮同知甲辰春武昌平進虜揚衛指揮使戊申同大將軍徐達取陝西下潼關遂領兵守潼關九月元兵攻潼關光出禦舞榭大呼橫貫其陣敵眾

大敗已酉移鎮章昌飭號令練行伍繕甲兵嚴警備敵至
輒擊卻之是冬十二月屢戰王保保走之洪武二年保保
知大軍南還盛眾襲蘭州守將張溫以兵少不與戰嬰城
自守光聞即赴援比抵馬蘭離敵猝至腹背受攻被執保
保以光至蘭州城下使諭溫降光諾則大呼曰我不幸破
執公等宜厲城爲守徐將軍五十萬眾且至矣虜怒批其
頰遂被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竟引去光
死事聞上遣祭以少牢配享功臣廟光氣貌修整幼讀書
知大義善鼓琴能詩雅健可觀兼通岐黃術望之翩翩佳
士及持戟上馬意氣雄壯所向無前既死人皆痛惜之

明書卷一百一

七

張子明張元帥之子初以軍功任千戶取南昌從大都督
朱文正守南昌癸酉夏漢友諒圍南昌數重勢急文正遣
子明建康乞援子明取小漁舟潛夜從水關出越石頭口
夜行晝止半月得達見太祖具言之上曰兵勢如何對曰
敵眾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無所
用之又師久乏糧若援至可破也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
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
語之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官萬戶子明伴諾比至城
下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大軍旦夕至將軍無苦需
嬰城以待友諒以見責怒攢槊殺子明文正得子明言氣

益倍隨方應敵城得不破援兵至友諒敗死初贈武毅將
軍飛騎尉後加贈忠節侯廟祀南昌時有徐明者有膽力
善修飾軍中呼爲胎裏謊爲管軍百戶從守南昌漢友諒
圍城急嘗夜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友諒乃設坎以
誘之明善飲一日浮白狂叫大醉曰我此番當得友諒首
突出賊覺明逐射賊失入坎中漢執之歸誘降不屈見害
追贈合肥縣男列祀南昌

贊曰兵以正勝尤以奇應誘敵成功慨然殞命不有所達
眾心奚定破敵全城九藉決勝良馬之獲膽氣壯盛
史官曰于光張子明之死若出一轍皆有晉解揚之義呼

明書卷一百一

六

張之際足以鼓三軍之氣而奪敵人之魂身死城存似詭
實正可謂烈矣昔人以唐劉威事例尤謂崇報無間焉
鳴列祖豈忘蘭州哉

李仕魯陳汝輝青文勝祥葉伯巨周敬心傳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幼穎敏嘗開奎演書不窺戶外者
三年賡博淵沈益切向友之志聞發人來公遷得晦翁朱
子之傳千里負笈一見深相契合專精探究盡得其所學
而歸元末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太祖龍潛時已識
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
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

晚也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竊掖下士溺於章句不能左鞭右弭馳驅中原冀禮興樂成之會臣以文事進故意有所待耳上曰文武初無異道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夙願惟欲朝夕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乃奉詔抵任風裁整峻政理寬和民之瘡殘者卹之吏之莠蠹者斥之期年以治行卓異聞於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禱卽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疏至三十上上堅

明書卷一百一

九

不從入涕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爲願還陛下勿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事亦不果行陳汝輝字耿光詔安人幼攻儒術兼通武略尤邃天文地理及數學結廬南皋嘗與趙子貞柳舜舉遊燕越以觀羣雄者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叔神登臨衡湘久之歸隱於越結雲庵初侯潭上樹種瓜果以待嘯侶恆卽景賦詩笑傲自若上旣渡江秦元之陳遇交薦之降書徵辟時張士德聘幣亦至並不應報元之飛龍在天書再徵比之伊呂孔明復不起繼而徐達復遣使徵起亦不至天下旣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使大臣校其學行第一稱爲八閩元士

時其門人陳元震同舉元震觀法太嚴懼甚乞歸汝輝留毅然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民瘼吏弊還奏吳松間數千里之地墟港所泊無它貨食物悉有征稅此皆承襲元汚未盡更刷一切宜埽除之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綏太平未聞有縉紳縉流禪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臣觀勳舊有德思欲去位而縉流檢夫加以譏問如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遠府生太學生之斥視宋臣詠檜貽議之逐能幾何哉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天下之賢可收天下之治

明書卷一百一

十

可成復承制奏論政疏請法程灝所陳十事言之至再上謂其志大言迂不達時變徒滯成語紛更朝事汝輝因自劾求歸不許以爲大理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覩十二月大理寮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奉有內旨不敢准理臣聞張爲廉使山東杖一僧人李爲知府忤一屯道翰林學士但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姦惡刑部及本寺寮屬因得內降但欲纖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疊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旣奉詔卹刑獄於山東浙江歸還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賦詩名黃花宴宴

畢仍以鞍馬賜歸一日上問卿幾子朕嘗聞卿曰臣有三子長在太學次蒙吏部選除序班季尙幼上復賜白金綵段并及三子汝輝等子入謝復留賜宴因問閣中藥物汝輝對稱俺科臣効汝輝倨傲無禮汝輝謝罪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副使張甲不奉敕諭鞭笞內戚土欲處於大辟汝輝力爭封還御旨上怒遣御前指揮牽赴刑部金水橋投水死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救死製文諭祭葬鳳凰山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皋集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大甯人仕爲龍陽縣典史龍陽治瀕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課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

明書卷一百一

三

十萬幾於散朴者相踵文勝至歲大稔疏請蠲恤不報再疏復不報歎曰吾爲民請命不得明主可以死悟也袖諫章擊登聞鼓輒自經鼓下太祖聞之爲改容哀其志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有奇定以爲額邑人貌祠之扁曰惠烈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裔有登科者

粹祥字彥祥無爲州人元季與舒城許榮各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來附爲水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太祖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彥祥不能成以後攻浙拔吳定中原皆與有功洪武元年漕運孟津上遣人謂曰聞有亡命潛伏來劫毋得輕敵夜半抵蔡沙賊千

人舉至祥理解散之上聞甚喜祥方患皆迫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汝等其善護祥且言其多軍功勛供億古蕭何寇徇也特命爲都漕運使自揚達濟修築垣墉舉勞無怨論以奏功授職者三十餘人時幽薊初附官民南遷者皆賴之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討平之擒萬餘人祥與會問無名號者皆釋之所活甚眾八年召爲工部尙書李善長奏鳳陽工人贗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釋無罪者活數千人九年營護身殿部奏課匠役以中等作上等大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腐復奏曰是成廢人莫若杖而復

明書卷一百一

三

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爲布政司授祥北平布政使三年爲天下治行第一胡惟庸惡之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召復工部尙書上問姦臣讒汝何不

言對曰臣無所知十四年復以直諫死杖下子四凱能政宣皆徙于瓊
葉伯巨字居升甯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延爲相性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得平遙待諸生如子人咸愛敬焉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急也主上有天下埽除羣雄如跼草介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眾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

明書卷一百一

三

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特險乎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據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吳閩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何不撫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還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

證今昭然矣當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易使義國小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前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輜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可以與國同休世無窮矣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於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

明書卷一百一

三

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仰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古之爲仕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綱羅摭括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北至京師而除官各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力

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意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夏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廟意也賊人僞四大王竄竄山谷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鴛犬不

明書卷一百一

三

得甯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概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申回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生師

明書卷一百一

三

缺員者多縱使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劾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識獄其一事耳今以訟獄爲要務一不

稱職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其始但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應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甯有幾豈不可痛惜乎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勞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

明書卷一百一

三

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勢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書奏上大怒曰伯巨何物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心憤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且嘆其肉逮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聞瘕死刑部獄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曉歷數善知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奏以爲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三代尙矣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

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宗之誠愛繼以眞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歷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未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勅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諄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爲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卸璽何始哉聞楚平王時琢以下和之王秦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

明書卷一百一

天

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謂王從珂攜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眞言故乃止女直之亂遼王延禧遣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誠無虛日此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

聖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絕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潤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進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威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主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藝厚歛窮民不嚴駁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上怒既而原之後隱居

明書卷一百一

五

不仕

賈曰危言觸諱身攖逆鱗風節矯矯直氣嶙峋力闢異教寬抑爲伸登聞死諫楚庶獲春刑威屢霽終以諫殉陳說痛切無慚古人

史官曰犯顏抗對折檻之風邈矣而仕魯以死爭儒墨之辨吾道關繫甚鉅其孔孟之功臣乎當汶輝壯遊四方結廬南阜述其始類縱橫家而應詔後所奏論切時要皆廷臣所矧舌鼠項而避之者徵書所謂伊呂孔明即不及亦其流亞歟文勝自殺以活人不愧惠烈矣祥敢言卒死於言安在明主可爲忠言也使伯巨分封之議行第王燕以

歎縣卽鬚長過腹甯達貴不可言敬心暴其所忌得老死屬下幸矣皆所謂達比九鄂之選哉

明書卷一百一終

明書卷一百一

三

